



市囂

雪 谷



抒天四詩紙午鄉童給人病懷失述
情真月七舟夜愁年生中江懷篇目
一葉天行的吟南的圓甚麼
次

懷咆小來夫寄夕恍消月生奴之謎
售嘆唱吧題伊陷惚失夜命隸之動
四行人的一霎的影子亂

夜述心置草殘纖夢消遊旅沉
讀懷市原年語之無人頃
篇心底人瘦抹人默
二音頭心島人間
次

為虛無謳歌
詩心鄉憂之國
忘憂明天之國
歸去時鐘火之花
黑影怒火之花
寄語湖上小樓
再出發

述懷篇

我覺得太繁雜
可又太空虛

我不懂有時我會無因地
有時則會無因地憂鬱

我却深信

我既為「真」而生
我將為「真」而死

失去了甚麼

我生活總像失去了甚麼
但不知道是甚麼
我畢一生的精力去找尋
可始終又找不到

二十年風雨漂泊
懷江南

貧瘠北國的孤獨
夜夜我的懷戀在江南
朱門外的風燈
枕上的羅綺夢
伊人燈下的沉思

病中吟

病魔的鉄爪下已殘喘三月
有着太寂寥的時間跟空間
怕見牆上燭光中瘦影搖晃
窗外一角藍天逗起我年青的心兜跳躍

人生的圓弧

別小看我不經意地畫上這一個圓弧
這裡有的美和醜
也有愛與恨
你我誰都在這圓弧上周轉

因為這圓弧即是人生

給：

狂風已捲起了萬里長沙
別再拖着瀆瀾的生命
快向陽光的明天邁進
看千萬生靈正等你招手

童年

已成夢中的北園

折斷了黃金羽翼的童年

豐滿——枯槁

青春——白髮

過後半鉤殘月灑遍遠隔的墳場
有甚麼可說的
祇得仰首數着藍天的寒星年年

鄉愁

長空掠着歸燕
逗留客鄉久生倦厭
看野花無限寄意
望流雲而無言

午夜

午夜的敲梆聲似一曲亂世之吟
遺拾枕畔的是一串將入中年的淚珠
隱約中夢見一枚童燃起燎原野火
醒來在星光下重試廢棄的橫磨劍

珠

紙舟

一朵暈紅怒放在跟前
湧上心頭從又是恐怖的失去
記得童年在狂海中曾放這紙舟
問何年何月何日將是牠的歸期

詩七行

你說等我為你寫詩篇
我說這詩篇早就寫成
牠不在我這裡
在你自己心的深處
在你輕淺的笑渦
在你憂鬱的眸子
在你青絲髮上的茉莉

四月天

挹鬱的霉雨打着四月天
英雄的豪歌遠了
我祇祈求着一個永恆的靜止
在遼遠遼遠的他方

天真

過去又過去

明天又明天
山將崩海將枯
我再也不能逗留
瘋狂地奔入黑夜的叢林
喘息地往返奔跑
不住地嘶喊「天真！回來吧！天真！」

抒情一葉

三月的銀鈴
九月的藍天
詩的平靜在北風中消失
我的寂寞在荒山寒枝上遠遠地掛起

生之謎

傾聽世紀末的哀歌
守候每秒鐘的災難
我失意地走來又失意地走去

輝煌的明天又成傷情的昔日

祇怕做了荒塚白骨的前塵夢

在生之謎的圈子裡急驟又煩燥地兜轉，兜轉

奴隸

鐵的鍊鎊

鱗傷遍體

窗外雖已花月良宵

我却長年做了我自己的奴隸

生命之動亂

秋風尚吹紅了楓葉

不知年代的古寺猶有叮噹梵音

步青的人兒啊

卻忘捺得住生命之動亂

這醜惡的文明竟與你無傷

月夜

候戶窗格睡起矇矓的眼
白楊深處溜出淒迷的火
有情侶双双低吟青春戀歌
樓頭失眠的女郎在簾幙破隙中偷窺着月光

消失了影子

我總是那麼的畏怯
我並不怕人群太囂雜
也不怕世紀的風太大
我祇怕西山落日後的道上
消失了我自己影子時的孤獨

一霎的真

在山雨欲來的高樓
我常傾聽着狂風的怒號
縱然風兒夠大摧毀了宇宙

我也愛身心消失前這一霎的真

恍 悶

今晚藝人才畫成多感的月色
明日歌手又唱起晨曦中的朝歌
昔日聖哲才寫上不朽的史詩
明日英雄又燃起漫天的烽烟
永遠不可終的明日啊——使我恍悶

夕 陽

我投憂鬱於道旁
粉碎如落葉片片
深蒙秋陽夕照
也消受到片刻的溫存

寄伊人

我知道你久已深藏起笑渦

凝視着白雲守候着我的歸期

心的創傷我將永不歸來了

季節又吹起九月的風

你定更將煩憂

你可以遠走海邊聆聽狂濤的夜嘯

因為那裡面有的是我的歌唱

失題

多年怒視着人間
棺口上尋得詩篇
却不知何處去寫
又不便長吟高歌

來吧

路易十六已低走上斷頭台
拿破倫也做了聖愛倫島上的囚人
榮譽祇是一張騙人的符咒

你們何必再作可怕的鬥爭
快來我這裡先乾上一杯
再去南山脚下讀些逸情的詩章

小唱四行

生活的聲音
應該學些遺忘
沒有結論的日子
不如歌唱「明日萬歲」

咆哮

宇宙的燈熄了
世紀在狂風中飄搖
我欲提起鉄錘
擊毀這人間的醜惡
我欲燃起火把
燒盡這生命的愚昧

懷舊

官燈早已閉上了眼
蘿草蔓生在世家的庭院
簷前仍穿着南來的歸燕
問還記得當年彳亍在花前的一雙？

沉默頌

多年流浪
一生的成就：一個沉默

沉默中有萬世不死的生命
沉默是一支曠世的無言名曲

真摯的愛
崇高的信念
盡在沉默中

旅人

苦痛早成啞點

懷中溫暖反自寒戰
無意再探詢遠方的燈火明滅
祇願永遠在崎嶇的征途上做個孤獨的旅人

遊戲人間

爆仗——炸彈

蘆葦——槍械

「殺！殺！殺！」

我俯首笑看孩子們廝戰
笑看這人間的遊戲
遊戲的人間

無人島

我欲駕冷霧作遼遠的飛翔
飛翔到萬籟俱寂的無人島
島上築起我靈魂安息的永久住家
不再忍受生活的魔火作醜惡的煎熬

消瘦

你問我怎地這樣消瘦
那是我失去了許多夢，許多詩
昨夜窗外又刮起大風
不意我又失去了我自己

抹上心頭

抹上心頭
永不知名的
似輕煙一縷
一陣又一陣
悄悄地來
又悄悄地走

夢之天國

我將遠走夢之天國
花叢中重晤遠嫁的童侶